



范長江行動

港澳傳媒學子甘肅行

「裕固人來自西邊，從那西至哈至搬向東方」，人口僅有1.4萬人的裕固族人在這首口口相傳的民歌中懷念着「西至哈至」——傳說中先祖居住的地方（今新疆南部一帶）。位於祁連山北麓的張掖肅南裕固族自治縣是他們今天的主要聚居地。現代化和民族融合，讓裕固族必須堅韌地守護和傳承自己的文化「基因」，不至像心心唸唸的「西至哈至」，只留存在記憶傳說中。大公報實習記者于暢、于童、何詠雯張掖報道

►裕固族民族服飾手工製造第四代傳承人楊海英（右）與學生交流
大公報實習記者 鄭凱欣攝



心繫故里 口授語言 手傳服飾

裕固族守護文化基因

裕固族的遠祖係丁零或匈奴，至今已有2000多年歷史。400多年前，因西北地區戰亂頻繁、災害不絕，部族頭領率眾東遷至河西走廊。

四代傳習 耳濡目染領悟

裕固族擁有民歌、服飾和婚俗三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最明顯地呈現出民族特色的裕固族服飾，均有「衣領高、帽紅纓」的特徵，刺繡滿布在衣領和衣袖上，色彩艷麗、構圖簡潔，取材以植物和動物為主。刺繡植物圖案時，都會把植物繡成只有葉子、沒有根部，以表現裕固族是遊牧民族，居無定所的特徵。

60歲的白曉琴已開辦服裝店十多年，是裕固族民族服飾手工製造的第三代傳承人。幼年時和媽媽學針線活，「那時的女孩子都要學，不像現在有的年輕人連縫扣子都不會。」她笑着說。

白曉琴的女兒楊海英畢業後回到店裡工作，民族服飾得以代代相傳。她還記得17歲時媽媽第一次把刺繡的工具交給她，並沒有教導她怎麼去繡出圖案。「拿去繡吧，顏色或者怎麼繡，她都沒有告訴我。」在耳濡目染下，她逐漸領悟到製作技巧。



▲楊海英開店將母親白曉琴（右）的傳統刺繡文化傳承下去
大公報實習記者王愷雯攝

一針一線縫製耗時長

刺繡需要人手一針一線縫製，花費時間比以機器製作更多。楊海英指一件需要繡花紋的傳統服飾要提前半年至一年開始製作，由於製作時間長，就算再得更多生意，都沒有辦法應付。她笑言「一兩年做不出來的都有。」

隨着時代進步，為了節省時間和人手，不少手工藝逐漸被機器取代。但白曉琴母女仍然保留用原始手工藝，但亦會使用現代較優質的布料，結合傳統和時代的進步。她回憶起以前以襪子（裕固人用來縫製羊毛、襪、帳篷的手工粗布，原則是用手工捻製的羊毛、駝毛、犛牛毛等不同用途的毛線）製作的服飾，顏色單一，現在可以製作出色彩更鮮艷的服飾。

傳承中創新 遠銷國外

除了裕固族族人外，其他民族的人也會來店裡訂做衣服。這是由於店舖所在的肅南縣裕固族自治縣，居住着十多個民族，民族之間融合頻繁，外族姑娘嫁到裕固族時，也會訂做一套傳統的裕固族服飾。

店裡請了十多位工人幫忙，還舉辦刺繡培訓班培養技術人才。楊海英曾到蘇州學習蘇繡，將兩者的技法和圖案適當結合，在尊重本民族特色的前提下不斷創新。她們製作的服飾甚至遠銷到土耳其，頗受歡迎。

裕固族服飾於2008年列入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族人保護和重視的意識加強。楊海英在網上設有銷售渠道，她每年有一半時間都是帶着傳統服飾到國內各地參展。她希望可以藉此推廣裕固族服飾，未來可以繼續傳承這項傳統手工藝。

►裕固族演唱團體「薩爾組合」由主唱薩爾（前中）和四名姊妹組成
資料圖片



▲採訪團在肅南縣曾獲認證為世界最大的轉經輪前合影
大公報記者南光輝攝

語言瀕危 政府助力挽救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黎昕桐、杜泳涓、陳健名張掖報道：語言文字是民族生命的一部分，裕固族卻是一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民族。相傳裕固族文字在東遷中流失，僅有語言口口相傳，也成為裕固族歷史得以流傳至今的重要載體。當地政府正努力傳承與發揚裕固族語言。

縣內學校設興趣班教授

裕固語在2010年被列為九個「正處於瀕危狀態的弱勢少數民族語言」之一。肅南縣委宣傳部長安秀梅向記者介紹，在肅南縣的學校裡均開設了興趣班形式的裕固族語言課，主要教授基本口語和原生態民歌，近九成的裕固族孩子都會參加此興趣班。她亦表示，由於自己小時候大多和漢族母親生活，沒有學習裕固族語的條件覺得十分遺憾，因此她希望自己的女兒

可以學好本族語言並傳承下去。

當地政府以及國內外的專家人才也一直關注和支持裕固族民族文化的保護和傳承。裕固族民族文化研究所、裕固族文化研究協會以及國內外的裕固族文化研討會的建立逐步搭建起了研究、保護文化遺產的平台。

安秀梅向記者透露，今年政府一次性聘請5位裕固族語言導師，以教授學生裕固族語。肅南縣學校都會開辦裕固族語為興趣班，對象主要是家人是裕固族的學生，學校希望一方面提升學生對本族語言的興趣，一方面也確保裕固語能傳承下去。

但由於沒有相應文字作為載體，客觀上增加了其傳承的難度。另一方面，長期與其他民族通婚，在家庭中更傾向於使用雙方的共同語言漢語，很多青年人難以通曉這種民族語言。裕固族學生在離開學校走向更廣闊的社會後，使用幾率較小的裕固族語言也可能會逐漸生疏。

失傳天鵝琴待知音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莊園張掖報道：天鵝琴（見圖）是裕固族獨有的傳統樂器，在四百年前該族祖先「東遷」途中逐漸失傳，但天鵝琴在裕固族傳統文化所佔位置，卻是極其特殊。目前，族人及社會各方都在努力發揚這項文化遺產，可惜至今仍無人曉得如何彈奏。

走在裕固族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中心裡，兩架裕固族失傳樂器——天鵝琴引人注意。2005年，裕固族族人全迎春、安青萍、安建軍自籌資金，邀請民間物藝術家楊月明，

共同修復天鵝琴，從2007年開始，經過兩年的修復與努力，通過各項縣與市政府的審核後，終於成功還原了天鵝琴的原貌。

天鵝琴有拉弦和彈撥兩大類，有六弦、十二弦豎琴，二弦拉琴，四、六弦彈撥琴等，儘管各方努力宣傳，但由於失傳已久，至今無人曉得如何彈奏它。但天鵝琴在裕固族傳統文化所佔位置，卻是極其特殊，它見證這一民族源遠流長的文化底蘊。

將天鵝琴發揚光大，是現時族人與文化研究人員所祈盼的心願，例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職教中心的學生，就會在音樂老師的指導下，「摸索排練」天鵝琴。相信配合各方積極實踐，加大宣傳力度，它終會找到「知音人」。

重女輕男 母系社會遺風

【話你知】裕固族一直存在重女輕男的思想觀念，家中大部分生產事務都由女子承擔，女性的地位非常高，帶有母系社會的遺風。從前裕固族女生遇到心儀的男生也可以用馬扯手牽着他。

裕固族民歌「裕固族的姑娘就是我」就有一句：「花花的耗牛我敢騎，高山峻嶺我上過，你幹的活兒我幹過。」



▲裕固族講解員賀蕊向學生示範裕固語發音
大公報實習記者陳健名攝

在草原上的一切勞動，婦女和男子一樣幹得出色。

裕固族男女地位之差亦可以從他們的婚禮中略知一二。在送親隊伍女方會帶一個纏着羊毛的羊小腿掛在新郎的腰帶上作為結婚的信物。而女方給男方的禮金都比較多，嫁女兒時比娶媳婦更隆重。裕固族的婦女服飾亦比男士隆重，婦女除了婚前婚後有所不同之外，從頭到腳都有配件。相反男生的配飾就十分少，在婚前和婚後也是同一套服裝。

在從前母系社會的影響下，裕固族家庭中，舅舅亦有着特殊的地位。裕固族的孩子第一次剃頭，要舉行剃頭儀式，給孩子祝壽。第一剪就是由孩子的舅舅動刀。甚至有首民歌說：「水的頭是源，衣的頭是領，人的頭是舅舅」。

（大公報實習記者何詠雯）

薩爾組合 傳唱故土之歌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高紅、趙天天張掖報道：2005年，一支來自於祁連山區名為「薩爾組合」的演唱團體因登上央視舞台而走入人們的視野，此後又通過十年的努力而被人熟知。他們的獨特之處，是組合的五兒妹均來自大山裡的裕固族。一個只有語言而無文字的民族，卻有着令人讚嘆的民歌文化。他們雖然身處異地，卻心繫故土民歌的傳承。

裕固族民歌以小調為主，曲調豪放而悠遠，但又糅雜了多個少數民族民歌的音樂元素，外族人很難從曲調、歌詞等方面將其與蒙古族及藏族民歌區分開來。

草原生活入曲 家中吟唱

團體主音、亦是五兒妹的兄長薩爾稱，裕固族民歌題材廣泛，大多來源於草原生活，其中包括牧歌、割草歌、飲酒、勞作或婚喪嫁娶的主題

，另有母親哄孩子吃飯、教孩子走路時所唱的歌曲，甚至包括講述母羊不認小羊故事的歌曲。但因為裕固族人口極少，且無文字方式記錄，較其他民歌失傳的風險更高，更顯彌足珍貴。

在薩爾看來，創作、吟唱的氣氛環境十分重要，在他兒時，一戶家庭通常有好幾個孩子，家庭成為最唾手可得舞台，孩子們在炕上邊跳邊唱，大人們也在酒過三巡之後放聲高歌，所有人都將民歌融入在生活中。

隨着時代變遷，裕固族人搬入嶄新的樓房，改變了過去的聚居方式，隨性而為的歌唱氛圍亦只能成為回憶。對於組合來說，在工作之餘兼顧民歌的採風、編錄、演出，更面臨難以獲取資料去創作、宣傳資金短缺及演出機會有限等困境。

重新配樂 保留母語演唱

正是出於對本族文化的熱愛與關切，薩爾

在用自己的行動小心呵護着裕固族的民歌。「我們沒有忘，走到哪裡，根都是變不了的，我們來自草原，這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原因。」

薩爾剛剛大學畢業，就前往草原找尋老人錄下最純正的歌聲，或是收集學者採風得到的音像資料。現在定居都市，只能在閒暇之餘，搜集相關的民歌並整理改編。

薩爾為保持原汁原味的原則下，更好適應今天大眾、外族、尤其是年輕一代的耳朵，調整配器、配樂，運用新民歌的演繹方法。不過，所有表演均採用母語演唱，配以漢語解釋歌詞大意，試圖通過最質樸的曲調及語言吸引大眾的關注。

「裕固族的文化如此豐富多彩，我們引以為豪。為了我們的民歌，大家都付出了很多，我們會一直堅持下去。雖然說來簡單，但是要堅持或許就要一輩子。」薩爾強調，「正因為裕固族人少，我們必須站出來唱下去」。